



予嘗觀播芳文粹見有陳了翁進四明尊堯集  
表體製駢儼洋洋千教百行言稱揚神廟排斥  
王氏有痛哭流涕之憂而書則未之見也訪諸故家  
收藏亦未有聞今夏嘗溪書賈携自此書為元刊  
本亦重值予半其值而得焉即繙閱之皆後至元五  
筆三山林真祖序及自序四千餘言進書表在焉編  
為首卷摘取王氏五編神宗日錄六十五條分為八  
門附以論四十九篇終以後序及跋和二年書後合為四卷  
考了翁南劍州沙縣人今延平府屬名權字堊中禘了  
齋晚稱了翁好學砥行不慕進取父母勉以門戶計中

元豐二年進士徽宗初歷右司諫權給事中論蔡京  
父子以奇禍編隸台州命知州窘辱子瑞卒不能害移  
蔡州卒靖康中贈諫議大夫紹真中賜諡忠甫了翁  
初亦尊信王安石既而悟其悔曰王氏父子及其婿蔡下  
所編神宗日錄而論之發其矯誣帝命之罪以著此  
書故其後序云尊堯有二集在合浦者尚背回隱之  
氏之語於慶內愧外汗淚成此集標曰四川明政  
過也此書流傳絕少因明其目云之由并述其著書  
之意以跋于簡端

咸豐丙午六月夏乳溪洵隱劉博福跋



厲樊榭先生編海宗待紀事收羅宏富謂陳了  
翁者了齋集而未及此也然所採待紀事洵隱叢  
二首桂林府志一首定海縣志二首列了齋集六  
未之見沈尊堯集手是石印和向未者刊本紹真  
中與子仲季皆刊之也故多更舊板錯煨只齋不重  
刊於後至元洵在也後未者毋忽視之立秋後三日  
不跋



重刊四明尊堯集序

尊君大義也書曰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

猷惟我后之德王氏日錄

何其與乖悖于尊其父



婿卞尊其婦翁臣安石之不尊君何也四明尊堯集陳了翁忠憤至今猶有生氣視合浦尊堯異矣

翁九世孫文綱重刊是集嗚呼

夫子南面之靈春秋尊王之意豈容撰白錄者之坐乎其旁豈君拜於前而容其舊臣之坐乎其左予讀重刊集又喜其孫之能尊祖故不避其僭而書乎其

端歲在巳卯後至元之五  
年夏六月十又二日前奉  
政大夫德安府隨州知州  
兼勸農事三山林興祖拜

手謹書



四明尊堯集序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  
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  
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  
有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  
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  
所謂同風偕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  
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流俗則  
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  
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

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  
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  
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  
止於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臣  
迺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  
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  
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  
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  
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

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  
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於此矣臣聞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  
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  
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何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理  
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  
爲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  
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於  
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坐  
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

野人之語靡勛無父之教以此為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臣於既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為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陛下也臣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誑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為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北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北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莊周之道虛誕實而不可以治天下

然於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於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謂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辯當是之時臣於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而已未知其為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竄身雖遠

不廢討論略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  
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偽增之意尚謂安石  
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有誣偽當是之時臣於日  
錄考之未熟知其為增史而已未知其為悖史也蓋由  
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  
語乖正理隨信妄談既輕 神考又誣 陛下若他時  
後日 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  
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為豈  
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  
訛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 祖宗其

語實繁聃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  
有為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  
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道德之  
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  
朕以講學為先朕意未知以此為急此非託訓以輕君  
乎又云卿莫只是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  
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矣  
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訛侮譏薄欲棄名  
分可以畧見於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  
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

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借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  
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  
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  
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  
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 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  
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 祖宗可以畧見於此矣  
聖主以奉先為孝群臣以承上為忠明知其誣誰敢覈  
實則可以緝塞眾口可以熒惑 聖聰誣脅之術莫工  
於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  
傳述於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 君父可不辨

乎自到闕以來至為叅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書  
七對之遊辭載 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於三

言代

神考但慕魏嘗謂厥身不異臯伊仍於供職之

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耻言

凡他人極論之辭掠為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

猷書 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為天下後

世笑論 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

悖躁之筆盡假 烈考之詞矯訓誣上天孰甚於此

祖宗之威靈如在 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

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况託訓之外肆詆尤多 神考

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細務 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  
畏謹過當 神考欲除竒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坐  
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 神考體貌  
勲賢則彼曰舍容姦慝 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  
小人又謂姦罔之徒 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於元濟  
責 神考為憲宗請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 神  
考守 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為心厥棄其言眷  
待寢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  
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  
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 神考末命但務圖已之

私以專紹安石為心以必行誅殺為事請于 哲宗而  
哲宗不許請于 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  
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  
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 朝廷搢紳協心奉上  
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  
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為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  
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  
不自述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為此書天使之也  
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  
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

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佑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蛭以為太山如指蹄涔以為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錯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偽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為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其受子雱驕僭之名乎雱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于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應舉祈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

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為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已八曰寓言事為之論又於逐門總而論之凡為論四十有九篇合為二門為一卷并序一卷共為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又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畧分真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闕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為本以辨聖訓為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

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 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  
順 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  
朝廷心亦不忘於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拙心勞  
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義極典藉之所非陰奉窺言顯  
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 神考以爲不可 神考欲建  
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  
之流涕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  
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  
私史包藏之計摠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爲非以  
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

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闕蹤跡  
乃露齷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事豈  
宜如此謂塘泮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  
民徃可以減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  
論民兵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彼  
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安  
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於惠  
卿或以安石爲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人  
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  
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徃徃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

下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汚忠賢凡愠對  
曾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  
共述松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下計無一不  
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  
司馬光設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  
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  
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  
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朴野中藏巧詐驕  
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  
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

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  
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  
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  
畝而 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  
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  
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爲安石而廢  
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  
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  
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罪獻忠於 神考  
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

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於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賾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羨成在久爲我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文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冕夷俟載籍所無屢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

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於此尊主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涕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禮涕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產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者初立國是使

博行之博既竄逐移是於布布又竄逐移是於京三是  
皆發於卞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  
乎若以卞是為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  
當逐也若以卞是為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  
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  
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咸斷  
天下皆以為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為先務掃除  
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於特順措紳所  
同夢闕馳誠各恨踈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絀弛而  
久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者不

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  
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疆眚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  
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報  
聖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  
齎志於歿後寧若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  
故以臣所著日錄論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四明尊堯集

進四明尊堯集表

臣瓘言臣六月初五日准通判牒准編修政典局牒  
奉

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稟

聖旨不敢違滯緣臣著撰此集未經奏

御令具狀申編修政典局乞爲繳進合於御前開拆  
者臣竊以猷畝愛君精神雖至竊堯議政迂闊難行  
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

危衷中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縻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眠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下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輔丕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及究觀於懟筆始粗見其遊辭因思大典

之久誣益頌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大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闕略舉綱要謂藝祖濫誅無罪謂

貞宗矯誣上天訛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為箝口之術以歸過為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藉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盡日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為坐像禮官無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

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孟子實雱等  
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  
配大廟之享後人所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爲欽  
王之臣則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  
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  
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  
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  
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

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  
用之添費徒廣腴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  
其私怨集於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  
忠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  
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  
臣有送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  
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賴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  
前辟水新醮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  
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  
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懿司馬

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爲心徒發  
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

神考者略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  
之太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  
行養成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  
輔之行謀畫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  
經密密乎鄧蹇之安排草草乎京摠之傳受考其音  
聲則箎唱而埴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爲冰  
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  
捨墳河之頽沒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憂

不忘於馳闕冊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  
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島磔寧逃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  
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之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慕  
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不承之美  
茲所謂一人有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  
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手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  
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土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  
臣書燕馬以市骨鬻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  
壅有古者其忍黜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

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奉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  
朽之廢財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  
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爲事忍  
視馬迁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  
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  
群國是方強勢難遷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度乎苗  
莠之分始於冠履之卞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於因  
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

聖主獨斷乃爲我

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鮮

神考在天之怒誠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方人  
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爲於一顰一笑之中  
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六平之頌豈特進狂  
簡不裁之書胷臆無竒但盡恭於文字筋骸已憊當  
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  
殞首知歸臣無任惶恐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瓘誠  
惶頓首頓首謹言



